

读者

原创版
编辑部

无论是悲伤与喜悦，痛苦与幸福
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



都是谱写生命的音符
回响起鼓舞人心的优美旋律

所有的不期而遇 都意义非凡

不期而遇的惊喜
在平淡的日常中
激起涟漪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所有的不期而遇
都意义非凡



读者

原创版
编辑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意义非凡 / 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主编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6. 9
ISBN 978-7-5468-1483-4

I. ①所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1803号

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意义非凡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 主编

出版人: 王永生

责任编辑: 张国强

选题策划: 吴小丽 潘玉婷

特约编辑: 清 吟

封面绘图: 温刚毅

装帧设计: 蔡小波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, 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in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5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70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1 字数 192千

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5 000

ISBN 978-7-5468-1483-4

定价: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

[目 录]

第一辑
一场被蒸发
掉的青春



- 002 它选中了你 [寇 研]
006 咪 [陈蔚文]
014 遥远的卖蚕人 [柴岚绮]
018 夏日与塔松 [袁 筱]
023 一场被蒸发掉的青春 [严小沐]
030 一碗红粥 [凉 忻]
035 生日 [苏 辛]
040 附近有薰衣草 [张丽钧]
043 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[林特特]
052 回家吃饭 [孙君飞]
055 拧巴的故乡 [樊北溟]



第二辑

真正的 公主

- 062 小雨 [秋子]
- 069 总有鲜花在开 [韩松落]
- 073 小狐狸 [林一苇]
- 081 那个爱坐公交车的小男孩 [柴岚绮]
- 085 你的身上，到处都留有爱和被爱的痕迹 [苏辛]
- 088 真正的公主 [梁小雨]
- 092 外人感 [林特特]
- 096 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普通人 [祝小兔]
- 099 波澜不惊的背后 [Didi Wu]
- 103 你就是那棵花树 [艾小羊]
- 108 知识改变命运 [桑雨]

第三辑

流沙时代 的我们



- 118 最怕深夜朋友圈 [一苇]
- 122 如何克服选择恐惧症 [李松蔚]
- 127 境遇性爱情 [韩松落]
- 131 流沙时代的我们
- 146 别只挑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 [胖达叔]
- 150 我们都是时代里的一粒沙 [陈果]
- 156 黄昏前启程，会少走夜路 [燕子坞主人]
- 161 一桩虐童案的背后 [德川咪咪]
- 173 工作与家庭真的能平衡吗 [穿过流水]



第四辑

半完成的 天空

- 178 多少闺密终成战友 [严小沐]
- 184 咖啡馆服务员：居方尺小馆，见人间百态 [Windy Ye]
- 191 半完成的天空 [陈 敏]
- 199 种出一棵恋人 [魏小帅]
- 203 我们能做的只有咬牙坚持 [苏 辛]
- 210 呼伦贝尔，天边的幸福 [白云苍狗]
- 218 最可怕的穷，是羞于谈钱 [严小沐]
- 224 财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[Didi Wu]
- 230 人情与金钱 [多 多]
- 237 葡萄园管理员：建设生态农业是我的梦想 [Windy Ye]
- 245 樱桃红破 [南在南方]



第一辑

一场被
蒸发掉的
青春

它选中了你

文_寇_研

好些年前的一个下雨天，我去买菜，一出市场便发现自己被一只浑身黑毛的小狗跟踪了。它的毛一缕一缕地缠绕着，露出稍带粉色的肉皮，又丑又脏。我心生嫌恶，快步往前走，偷偷回头看时，发现它也加快脚步，我慢下来，它也慢下来，总之就是和我保持着它以为安全的距离，却又有跟定我的意思。

回到租住的楼前，我打开铁门，小狗就站在我身后，近得我几乎能看见它细小的门牙。它瞅着我，身体放松，全然不设防的姿态，似乎豁出去要相信我了。那眼神，后来我才发觉，是带着祈求的，但那祈求又很有自尊，因为它既不摇尾巴，也不叫，只是睁着圆溜溜、水汪汪的眼睛瞅着我。但我只注意到它有些丑的脸和湿漉漉的、散发着异味的毛。我扔了个馒头打发它，然后坚决地走进门里。我转身关门时，它一直站在原地，没理馒头。我躲在楼梯转角平台的窗后观察它，它望着门发了会儿呆，确定我不会再出现了，才叼着馒头走掉，背影看上去甚为落魄。

我与友人讲起这件事，这个习惯随身携带很多根火腿肠以便招待流浪狗的朋友，一听便跳起来：“你应该收养它的，它选中了你。”我嗫嚅着说：“它看着真的很丑……好吧，我承认我做得不对。”后来再去市场，沿路我都仔细观察，但再未遇到过它。也许它已被收养了，也许它遇见了一个不怕麻烦的好人，打了一盆热水，把它好好洗了洗后发现，哇，原来它是个帅小伙儿。

据我的了解，有过流浪经历的狗是很特别的。比如我以前的邻居家有两只小狗，一只叫豆豆，是自小养着的，简直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；另外一只叫全全，是从街上捡回来的流浪狗。两只狗的性格非常不同。

豆豆蛮横、霸道，一看就是没遭过罪不知惜福的，经常欺负全全，打架都是它占上风，吃东西也总是抢全全的。有熟人来家里，豆豆立刻一副看见老相好的样子，扑上去各种腻歪，似乎也是要给安静地缩在角落里的全全提个醒——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容挑衅。全全呢，脾气非常好，也许是在街上讨生活时挨过不少拳脚，它对人总是很警惕，从不靠得太近，给吃的，也要几次三番表示诚意后，它才犹疑着靠近。

豆豆尽管命好，但和全全比，就全然一副温室里长大、没见过啥世面的样子，一点儿都不淡定。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，锁孔里钥匙转动的声音，立即上蹿下跳，一通乱叫，搞不懂它是兴奋还是害怕。等主人进门，它就马上扑向主人求宠爱，情绪值居高不下，让人担心它会因太过激动而心脏病发作。全全从来都是冷静地看着

门，直到主人进来，它才走近，缓缓地摇着尾巴，非常矜持地刷着存在感。见过江湖险恶的它心里老明白了：我已经有个遮风避雨的家了，还奢求什么呢？

肯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每晚主人刚吃完饭，豆豆便兴奋难耐，一个劲儿地往门口扑，提醒主人：“嘿，遛我的时候到啦。”豆豆是个路痴，走丢过好几次，甚至还有过生命危险，即使后来生了娃，也没改掉那种一惊一乍、人来疯、一出门就乱窜的毛病。全全却非常享受宅在家里，甚至抗拒出门，它知道街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。即使出门溜达，它也是紧跟着主人，生怕走丢，每回散步往回走，它都很开心，看见自家的楼，就百米冲刺般跑过去，站在楼下等主人。

我父母家里也一直收养流浪狗，前屋收养了好多只。有趣的是，这些来我家的流浪狗很快就领悟到，自己来这户人家，不是耍宝、吃白饭的，因此它们总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乡下小镇的超市，时不时会窜进一只野猫，稍不留神它就会从货架上偷走一包猪蹄或鸡翅膀，而夜间出没的老鼠也让人头疼。我家收养的流浪狗，除了看门，就负责对付这些家伙。超市最寻常的场景是，野猫喵喵着从超市夺路而逃，后面紧追不放的是我们家的“狗保安”。而且流浪狗也很清楚底线，超市货架上的零食从来不碰，连箱子里散放着的饼干，都是主人拿给它们，它们才吃。

有一只我们唤作小黄的狗，在我家待的时间最长，完整地度过了它的一生。小黄平常都在超市驻守，一到饭点，我妈给超市的工人送饭，小黄就会穿过马路，来到街对面我家的小楼下，随便歪

在哪儿，等我妈给它盛饭。超市生意淡时，它就到小楼里转转，打会儿瞌睡，再去超市帮工。它会像人一样从超市出来，走之前还回头望一眼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们先忙，我去歇会儿。”然后左右瞅着车，穿过马路。有时，它会和我妈在马路中间撞见，它也不理会，一副一家人还客气个啥的表情。

冬天的黄昏，超市太冷，小黄会时不时溜到我家暖暖身子，于是家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它和老爸围坐在火炉旁，老爸看抗日神剧，它在旁边打瞌睡。我爸吼一声：“喂，这么早就睡啦！”它睁一下眼，紧接着又眯上了。有时打盹儿渐入佳境，脑袋会撞上我爸的膝盖，我爸吼一声，给一巴掌，它就一个激灵，伸直脖子，接下来几分钟都努力保持清醒。我妈从超市过来招呼它：

“小黄快来！”它知道自己要去看门了，便起身伸一个大大的懒腰，慢悠悠地扭着屁股出门。

流浪狗小黄在我们家生活了10多年，寿终正寝，去了天堂。至今超市缺人手时，我妈都会念叨起它，时不时还会说“要是小黄在”这样的话，就像说起自己的家里人。

我始终记得朋友的话，“它选中了你”。再回头去想那个普通的清晨，也变得奇妙起来：我在人群里走着，它看到了我，它一定是看到我的某一个自己也没发现的优点，所以它选择跟着我，希望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我辜负了它。若你也被流浪狗跟踪，它其实不稀罕你的馒头，只是想把自己交付于你，若有条件，就收养了它吧。你是它选中的，你在它的眼里闪闪发光。

咪

文_陈蔚文

睡前，儿子乎乎突然说：“再也听不到咪叫了。”说完，悲伤地把小脑袋埋进被子。我心里一紧。乎乎说：“咪死了，今天外公说的。”

前阵子父母去上海，由我照管咪时，它对进食似乎已兴趣不大了，但多少还会吃些。我预感它正离终点越来越近，担心它撑不到父母回来。好在父母回来后，咪还在。

我问父亲：“咪吃东西吗？”

“吃啊。”父亲答。他一回来，楼顶的一切就交还他了，包括咪和两只养了多年的乌龟以及花木等。我照管时期，总担心它们中有什么会死去。父亲一回来，它们有了生机，包括咪，如常进食。我以为咪之前只是天热与孤独导致的食欲不振，待老主人回来，它又振作了。

不久后听父亲说，咪不怎么进食了，又说找不着咪了，大概是躲起来，悄悄地等待死亡来临。我听了心下难受，便买了午餐肉和小黄鱼罐头让父亲带去，咪仍是不吃。

父亲还说，发现咪快不行的征兆是楼上有鼠迹了。这些年，楼顶因为咪的把守，鼠迹断绝，现在突然出现，想必是咪快不行了，老鼠也就肆无忌惮。

一只猫的衰老，是由鼠来感知并确认的，这听上去荒谬又悲伤。无论是人或猫，衰老来临时的无奈都令人感喟。

想起麦克尤恩在《猫》中写的：“猫儿威廉也没那么狂野了……它满14岁后不久，不再打架，也不再自豪地捍卫自己的地盘。邻居家一只年轻的公猫占据了院子，知道老威廉对此完全无能为力。有时，那只公猫从门上的猫洞钻进厨房，吃了威廉的食，而那只老猫则无可奈何地看着。仅仅几年前，没有哪只脑子清醒的猫胆敢往这儿的草坪踏上一只爪子。”

咪和老威廉一样，完全无能为力了。对待无能为力的方式，就是它不见了，怎么唤都不出来，楼顶就那么大，能躲哪儿去呢？可就是找不着。

再后来，父亲不在家时，对门邻居发现了死在楼顶的咪，把它扔了。听到这消息，我更是难受，诚然，很多时候我是疏忘它的，像疏忘楼顶的一盆植物、一块水泥，但它的死仍让我难受，像一位亲戚的离去。

我和父亲说起，怪邻居不该把死去的咪扔了，应等我们来处



理，那样至少可以葬一下，葬在楼顶的金橘树或枇杷树下。

父亲正洗菜，头也不抬：“那有什么，死了埋或不埋又如何。”

“当然不同，养了这么些年……”我有些急。

父亲还是淡然：“我们已经对得起它了，哪个生命不死呢？它活着时我们对它尽了心就行，死后再怎样也只是个形式。”

也是，我为自己对咪生前的淡漠而愧疚，更为自己对它生前淡漠，在它死后却要给它个仪式而愧疚。

仪式不过是种安慰，往往做得不好的人更需要从仪式中求得点几心安，就像为一些破碎的句子画上句号，表示一切的完整。

记不清咪成为这个家的一员的确切时间。被母亲捡回来时它只有丁点几大，气息奄奄地蜷在路边，母亲经过时，它“喵喵”地微弱叫了几声，像唤起她的爱心注意。

喂了几天残汤拌饭，渐渐有了生气，它胖大起来。

咪一直在楼顶待着，父亲管它叫“咪”，四声，发“蜜”的音——父亲离开浙江老家几十年仍乡音不改，教孩子念诗时将“瀑布”念作“破布”。我们也随父亲的乡音管它叫“咪”，叫了后发现，其他任何称呼都不对，只有这四声的“咪”才最配它的痴头憨脑。

这些年，多是父母照管咪，从鱼肆要来鱼头、鱼杂等煮给它吃。因为咪，家里常年飘荡着一股煮鱼杂的腥味，腥味中混杂着焦

糊味，把人脑子都快熏晕了。我提议给咪买猫粮，买了一大包，咪尝过一些后不再碰，只好又吃回鱼杂。

若父母去上海我姐家，咪就由当时还在世的老外婆负责。老外婆去世后，父母若去沪，照管咪的任务便落到我身上，才知其琐碎。要照顾一只吃不惯猫粮的猫，操心它每天吃啥成了桩额外的任务。有几次去晚了些，才上到五楼，就听见咪在急促地叫唤。我三步并作两步上到楼顶，向它致歉，解释来晚的原因——我觉得它是可以听懂并理解的。有朋友随口开玩笑说：“天这么热，你这么跑也辛苦，它又高龄，不如让它安乐死算了。”我大怒，简直要跳起来同朋友翻脸：“这种话也说得出！”那一刻，我才感知到咪的确是这个家的一员了，虽然我对它的付出远不及父母，可也不容别人这样轻薄它的生命。

有几次带了乎乎同去，他还像小时候那样，蹲着亲热地摩挲它，咪懒洋洋地趴着，算是回应。原本高冷的猫就和黏人的狗不同，它在这世间总是有一种游离感，我有几次与它对望，它黄绿色的诡谲眼瞳，就像那只老威廉一样，“有道竖直的裂缝，像是一扇半掩的门，通向一个永远无法进入的世界”。

三

作为一只独身的女性猫咪，每到春天，咪的叫声提醒我们它的情感需求。说来，咪体健貌端，完全可以找个潇洒英俊的男友，可